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於宮中赤光照室初名傭授檢校太尉天平軍節度使封均國公元豐五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平郡王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爲宗廟社稷計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遂奉制立爲皇太子

元祐元年 遼太安二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改元 辛卯遼主如混同江 承議郎守起居舍人邢恕管勾高公繪上

書乞尊禮朱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禍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言者又論恕游歷權貴不自檢慎甲午詔恕以本官權發遣隨州將恕已除中書舍人於是罷其新命并黜之於外攷異李燾曰恕教公繪上書撰邢伯溫辯誣邢恕之孫繹作其祖父言行錄云欽成皇后爲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藥吳靖方覘伺宣仁意旨以太妃過失爲獻謂隨靈備管發笑韓縝以故相罷守西京親至境上迎逕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爲禮亦無戀勞之言公問之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過因及此公曰太妃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間譏漸不可長公繪毀然遂密奏疏以爲宜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之詳公繪太許如公繪與公素居直遣人詰曰誰教汝爲之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訪即根治公繪追急即出實云入疏時邢某不知既自爲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韓縝發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拯續咨也乃入札

言公關與政事交游執政遂以爲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溫公即有防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先居政府不能爲和叔別白負愧誠淺蓋以中京有交游執政之言恐誣爲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堂前兩月溫公檢叔破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爲不至待至救後而救前兩日溫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溫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爲言官初旦事遇公欲爲省郎未及自用希爲於韓乃爲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救後未聞假日人疏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且亦不爲公議所容未幾見弟相繼逐去時中公方盛且既犯中公微論不與非特爲公也釋所藏如此蓋多矣言今不取

甲辰王巖叟

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爲災變異甚大陛下於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除困生民茶鹽之法流毒數路大

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欺狠戾陛下乃容而置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　丁未以集賢校理黃廉爲戶部郎中先是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司馬光閒居往來河洛間聞其治狀呂公著亦言河東軍興邊民德之遂有是除　詔同賜高麗王鞍馬服帶器幣有加　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增置官局　己酉五國諸部長貢於遼　辛亥朱光庭言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議論政事之際惇則明目張膽肆爲辨說力行醜詆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爲尊賢陰爲助邪縝則苟尚議論亦不扶正唯務拱默爲自安

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別進忠賢以補聖治不報　癸丑
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宮集禧觀祈雨　遼主召權翰
林學士趙孝嚴知制誥王師儒等講五經大義　丙辰
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
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
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
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采搢紳之議皆合
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間治隆
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
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

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民之心不亦善乎　帝幸相國寺祈雨　時新法多所釐革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以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移書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光見欲具疏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協力贊成又手書與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唯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晦叔矣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

今第減助苗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聽　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與倉者衆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乙丑命蔡確提舉修神宗實錄以鄧溫伯陸佃並爲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爲檢討官　詔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　先是司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法挈家亡去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

帛與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其害五也爲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向有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今衙前除備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卽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卽行支給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使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

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司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　丁卯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舉非其人有罰　韓維言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故恩賞獨不及鎮伏望特降明詔褒顯厥功於是具以鎮十九疏上之己巳拜鎮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其子百換爲宣德郎　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爲市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爲御史中丞　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　武威郡王秉戩（舊作董氈今改）奏以其養子阿里骨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

塞郡公阿里骨嚴峻刑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恩信詔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　司馬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其實也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巖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於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忠良

之士相繼而起及耄期倦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
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
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
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
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
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
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
一言及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承惟
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
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

待也○甲戌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避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丙子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少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為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盡者校摘而駁奏之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

已善其閑不無疏略悖言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奏聞　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辛巳寶文閣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變湖南鹽法抑勒騷擾落職知和州　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

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爲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悅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

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謝之范純仁與光素厚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歎曰以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衛尉丞畢仲游

遺光書曰昔王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舉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蓋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埽而空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

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而無敢議復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數十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

其愆　是月遼主駐山榆淀　閏月己丑朔王巖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確章惇張璪皆南人恐害於國帝曰為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帝曰近日頗旱巖叟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唯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　庚寅尚書左僕射蔡確罷山陵使事畢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王巖叟孫覺蘇轍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確浸不自安遂進表乞解機務表詞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謫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以杜彊鄰之窺覦委輔傳以察遠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厲公平之大

道以合衆志之異同其高自矜伐如此孫覺蘇轍愈不
平復上疏論之疏曰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
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灼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
自新以合天意此志不遂奄棄萬國是以皇帝踐阼聖
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寬保
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
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
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今小臣既經罷黜至於大臣則
因而任之臣竊惑矣確所上表雖外託[illegible]言若欲求退
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

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咎日之所抑遠者也所云
謂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
咎日所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爲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
非陛下卓然獨見誰能行此確不自引咎反以爲功則
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
確也時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請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
白公論諠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遽斥至是始罷爲觀
文殿學士知陳州尋改亳州　以門下侍郎司馬光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詔
遣閤門副使齊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間將起視

事詔免朝覲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命無拜光惶恐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對餘依前降指揮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作相矣悵然久之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以聞從呂公著言也　壬辰以尚書左丞呂公著爲門下侍郎　命司馬光提舉編修神宗寶錄　丙申詔提舉官累年積蓄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丁酉

王巖叟入對言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姦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而去留之若賢者留不賢亦留則賢者恥而不樂爲用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太皇太后曰此事必無不須憂也　己亥劉摯言保甲罷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綵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噉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稚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爲宜有法以斂制之凡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案取優等願爲兵者剌以爲本州禁軍自餘中下等亦依近制募充弓手刀手者壯

戶長之役蘇轍言河北之民喜爲剽劫近歲挪爲保甲
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
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
必爲盜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爲招
軍例物遣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於
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
上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爲社稷消患於未萌　劉摯
言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之復乃三省同
樞密進呈惇果有所見當即敢陳講畫今敕命宣布始
退而橫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辱負朝廷而

不忍負王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劉摯言臣伏見戸部尚書曾布在熙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爲御史嘗以此告之先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蓋指布輩也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唯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丙午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爲校書郎用王巖叟薦也

庚戌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自便仍除落罪名尚書吏部先咨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

司諫蘇轍所奏也　辛亥知樞密院事章惇罷司馬光
呂公著改更弊事惇與蔡確在位窺伺得失惇尤以譴
侮困光臺諫交章疏其罪未報已而惇復與光簾前爭
論喧悖至曰它日安能奉陪喫劍太皇太后怒於是劉
摯奏言惇佻薄險悍諂事王安石以邀事欺罔朝廷遂
得進用及安石補外又傾附呂惠卿貪緣至於執政以
彊市兩浙民田及寄語臺官等事爲言路所擊而先帝
益薄其爲人黜之未幾復爲蔡確所引以至今日夫去
惡莫如盡陛下既去確而今尚留惇非朝廷之利乞正
其橫議害政彊愎慢上之罪王巖叟奏言惇廉隅不修

無大臣體每爲俳諧俚語侵侮同列諫官孫覺嘗論温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於人云議者可斬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自古未嘗有大臣敢出此語脅諫官者陛下詔求直言而惇斥上書人爲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廣聰明也陛下登用老臣舊德而惇亦指爲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今復於簾前爭役法辭氣不遜陵上侮下敗羣亂衆益見陛下用司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伏乞罷免以慰天下之望惇遂罷以正議大夫知汝州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修可爲學官者二人　乙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安燾

知樞密院事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權給事中王巖叟言安燾資材闒茸器識暗昧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顓兵柄所有畫黃謹繳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別敕行下蘇轍孫覺劉摯亦相繼論燾不當驟遷　罷諸州常平管句官　丁巳安燾辭免新命敕黃付王巖叟書讀巖叟又封還　詔放免內外市易錢并坊場淨利錢又詔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

三月己未王巖叟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臣兩次論駮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

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陛下既重改成命則願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庚申劉摯言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陛下自墮典憲使人何所守乎不報　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王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　壬戌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

又嘗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爲今日計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稾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不可輕且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諸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光欣然納之

戊辰蘇轍言陛下用司馬光爲相而使韓縝以屠沽之行與之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北使入朝見縝在位相顧反脣微笑縝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開契丹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彼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恐所未諭也　辛未以吏部侍郎李常爲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掊克之患庶幾少息矣　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爲給事中起居舍人

蘇軾爲中書舍人　軍器監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得君於是謫監永城縣倉　詔毋以堂差衝在選已注官　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命太學官試司業博士主之如春秋補試法　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仍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淸臣上（考異）宋史哲宗紀宰輔表皆失書此事則次年六月除燾知樞密院事一條爲重出矣今依長編　癸酉置開封府界提點刑獄一員　女直貢良馬於遼　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己卯復廣濟河輦運　辛巳詔民間疾苦當議寬卹者監司具聞　以校書郎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從司馬光言也頤進三劄其一曰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士入侍勸講講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欲乞皇帝

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及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有之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凭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

不悅　御史呂陶言司農少卿范子淵在元豐時提舉河工糜費巨萬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而功卒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峽州制略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諸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夏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縝罷先是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報太皇太后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大臣當存國體縝雖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劉摯等攻之益急縝遂乞出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內批縝自以恐妨賢路故乞出外祗矜功要名而去者縝為得進退之體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

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　詔太師致仕文彥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彥博范純仁亦以彥博老成勸帝召致之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光奏彥博官爲太師年八十一臣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　庚寅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更未爲晚也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

縣令佐體量鄉郡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要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夏秋成熟令隨稅送納毋得收息令佐有能用心存恤民不流移者優與酬奬否則取勘聞奏從之辛卯詔諸路旱傷蠲其租　壬辰以旱慮囚　癸巳特進荊國公王安石卒年六十有六考異宋史及柯氏新編皆作六十八案吳曾漫錄謂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楊萬里揮麈錄云荊公年六十六自天禧辛酉至元祐丙寅恰是六十六歲今從之安石性彊忮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

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安石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皆重爲詆毀晚居金陵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爲呂惠卿所誤也及卒司馬光於病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厰多過人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以爲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其不修怨如此　戊戌遼主北幸遣使加統軍使及靜化軍節度使爵秩仍賜賚諸軍士　辛丑詔

執政大臣各舉可充館閣者三人　壬寅詔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以門下侍郎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攷異彥博公著除官長編書於五月丁巳朔今從宋史紀表）太皇太后欲用彥博爲右相劉摯王巖叟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朱光庭亦三上章以爲彥博師臣不宜煩以吏事若右相則呂公著韓維范純仁皆可爲之帝問司馬光光對曰若令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言宜爲右相者莫如呂公著帝皆聽之又詔彥博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輔臣議事如遇有軍國機要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

先是執政官毎三五日一聚都堂吏目抱文書歷詣廳白之故爲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雖盡爭也光嘗懇蔡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長貳並得議事遂爲定制　乙巳詔戶部裁冗費著爲令　罷內侍李憲等於外劉摯言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夏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卒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𦔮入狴犴朝士都人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此四

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辛亥文彥博入對 命其子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揚王顥荆王頵並特授太尉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武各舉所知以勉厲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制

知誠州周士隆撫納谿峒民一千三百餘戶賜士隆絹帛

癸丑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閒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爲三十五員又言常平奏春秋斂散以陳易新及歲饑賑貸主司並依法推行除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幷納者止出息一分並從之　五月丁巳朔以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爲門下侍郎罷諸路重祿復熙寧前舊制　遼自馬羣太保蕭托輝（舊作陶隗今改）括羣牧實數以定籍厩後東冊國歲貢千匹女直諸國及鐵驪諸部歲貢良馬仍禁朔州路鬻羊馬於南朝吐渾党項鬻馬於西夏以故牧馬蕃息多至百有

餘萬遂主賞犒收官以次進階　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即位　壬戌詔侍從臺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　丁卯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甚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尤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

路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願罷其制戊辰
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修立太學條制　己
巳幸揚王荆王第官其子九人　乙亥蘇轍言前參知
政事呂惠卿說變多端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以
為心腹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
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
石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
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
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
辨破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自是諍臣吞

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徧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戶流移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獨賴先帝仁聖哉事裁抑故不得窮極其惡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邊背物情壞亂邊政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眾涉入戎境竟不見敵遂

延而歸态行欺罔立石紀功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擾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反眼相噬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捉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至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錢置田產等事朝廷遣蹇周輔推鞫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枉御史可

覆視也惠卿發安石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扺擿不遺餘力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惠卿用事於朝廷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追削官職投畀四裔　詔特贈呂誨通議大夫子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以劉摯呂大防范純仁言其觸忤時宰謫死外藩故也　遼主駐

納葛濼戊寅遂宰相梁穎出知興平府事　壬午詔文
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
樞密院奏事竝序官位在宰相上　乙酉監察御史上
官均言今之議者必以爲往時之散青苗出於抑配故
有前日之弊今則募民之願取者然後與之而有司又
不以多散爲功在民必以爲便臣以爲不然今天下民
十室之中貲用匱乏者六七誘以青苗之利無知之民
不暇遠計必利一時之得紛然趨赴雖日不遑抑配然
而散斂追呼督促之煩道塗往來之費輕用妄費賤售
穀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

罷去青苗法復常平舊年平糴之法茲萬世之通利也

是月遼放進士張轂等二十六人　六月丁亥朔遼以左伊勒希巴耶律坦爲特里袞知樞密院事耶律額特勒兼知伊勒希巴事　戊戌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說從林旦言也　癸卯遼遣使案諸道獄時景州刺史耶律儼入爲御史中丞案上京滯獄多所平反擢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　甲辰置春秋博士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爲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蘇轍劉摯王巖叟相繼論惠卿罪惡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韓

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
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絕見在物貨盡曰要不收買
從之　右正言王覿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
穀貴減市價出糶成熟時增市價收糴務在平穀價而
已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爲利故於青苗新
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伏望朝廷罷
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　遼以同
知南京留守事耶律諧音舊作那也今改知右伊勒希巴事
乙巳準布部長朝於遼遼主命燕國王延禧相結爲友
丙午王巖叟朱光庭蘇轍王覿言呂惠卿責授分司

南京不足以蔽其罪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狂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旣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制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請以富弼配神宗廟庭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耳遂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阿蘇舊作阿思今改兼知北院大王事　庚戌太白晝見　辛亥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有曰先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又曰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

卿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閒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久乃知弊此舉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整飭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始鄧綰謫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爲宜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復置通利軍　乙卯程頤上疏曰

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條例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古人齋戒而告君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

頤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

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文彥博呂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說輒相與歎曰眞侍講也彥博對帝恭甚或謂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頤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頤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是月夏主遣使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卽位我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

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者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時異議者衆唯文彥博與光合太皇太后將許之光欲并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耶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一級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八十 起柔兆攝提格七月盡著雍執徐六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元祐元年遼太安二年秋七月丙辰朔詔罷試補學官法令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人 丁巳遼惠妃之母燕國夫人先以入朝擅取驛馬奪其封號復爲巫蠱術厭魅皇孫延禧事覺伏誅妃弟蕭酬斡隸興聖宮籍流烏爾古德哷勒部

戊午遼主獵沙嶺　辛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乃革去內外舉官法但用吏部審官院選格及帝卽位王嚴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月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官舉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

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

述科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帶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于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需材即案籍視其所當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庶幾人人重慎所舉得才詔從之　甲子遂賜興聖積慶二宮貧民錢　乙丑夏國主秉常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私謚康

宗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即位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從之　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弊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者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從且改之易之誠是邪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未必是徒以暴過舉于天下則曷若謹之于始乎　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乙酉遼出粟賑遼州貧民八月戊子遼主以雪罷獵　辛

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初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斂散出息之法朝廷用其言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言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蘇軾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爲害也至此民家量人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許人情願是爲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始大悟力疾入朝于簾前奏曰是何姦邪勸陛下復

行此事純仁失色卻立不敢言太皇太后從之卽詔常平依舊法青苗錢叟不支倂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光曰朝廷旣令臣僚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來執政止于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言非是直倂舉者之言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光曰資格亦不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

拘資格邪　壬辰封弟偲爲祁國公　丁酉司馬光以
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癸卯以崇政
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　九月丙辰朔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年六十六太皇太后哭之
慟帝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諡
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
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
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
愛以活我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

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歿其家得遺奏八紙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卒罷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歸葬陝州四方來會者數萬人光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于學無所不通唯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嘗論光

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　君子以爲篤論　　己未朝獻景靈宫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　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光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曰孔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遂成嫌隙　丁卯以中書舍人蘇軾爲翰林學士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戸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皆全放仍自元祐二年始　庚午遼主

遼上京壬申發粟賑上京中京貧民丙子遼主謁二儀五鸞二殿已卯出太祖太宗所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創業征伐之難　張璪罷爲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蔡謙交章論璪凡十數太皇太后宣諭王巖叟曰明堂大禮後璪必退至是乃引疾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孫升奏祖宗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于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治行近世輔相未有其比王安石爲一代文宗進居大任施設之方一出于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今蘇軾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

足爲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辛巳遼主召南府宰相議國政　冬十月乙酉朔遼以南院樞密副使竇景庸知樞密院事景庸初爲秘書校書郎聰敏好學至是始見用封陳國公　丙戌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然兼領它官不在故郡于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它職增給廟學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置教授一員以訓其子弟　五國長貢于遼　丁亥遼遣使詔夏國王乘

常子乾順知國事　庚寅太白晝見　壬辰夏人來告
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所陷人
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張楙往弔祭　乙巳賜范鎮
詔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即赴闕　己酉宗正
寺丞王鞏奏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慶歷八
年張方平進書之後僅五十年並無成書請更立法玉
牒二年一具草繳進類譜亦如之候及十年類聚修纂
從之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案據舊條改其乖戾太
甚者刪去之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
而又有害乞罷修學制所止責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

條制大略修定學言者蔑古變常蓋指程頤也頤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攷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繩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輒爲禮部疏駁頤亦自辦理然朝廷訖不行 十一月乙卯朔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成節例改廢爲表從之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不從 戊午以尚書右丞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御史

中丞劉摯爲尚書右丞自張璪陞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帝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執政緣未作尚書恐無此例欲且除尚書公著奏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昪趙槩馮京等甚多帝從其言摯遂自中丞入輔以傅堯俞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甲戌遂爲濮國王延禧行再生禮曲赦上京四

先是河決大名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往丙子問奏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于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

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于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罷別相視　戊寅以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爲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王巖叟言肇貪望甚卑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妄修實錄凡八上章皆不聽　朝廷起范鎮欲授以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此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何復出也遂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命提舉崇福宮數月告

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帝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當極言之　三省奏立經義詩賦兩科從之　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呂陶請也　庚辰罷鹽井官溪錢　癸未遼出粟賑乾顯成懿四州貧民　十二月庚寅詔將來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勿上尊號　辛卯遼以蘭陵郡王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爲南院樞密使烏納奏請據吏以歲月遷敘從之　戊戌華州鄭縣小敷谷山崩　壬寅朱

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學士院攷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正攷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軾特放罪軾鬭而自辨詔追回放罪指揮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臺諫當徇

臣公不可假俗事權以報私隙議者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訕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戊申詔以冬溫無雪決繫囚　遼崇義軍節度使致仕劉伸卒伸初爲大理正因奏獄遼主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遼主大驚異累遷大理少卿民無冤抑後復以三司副使提點大理寺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甚衆遼主欲大用之爲耶律伊遜所阻伊遜既敗其黨猶盛伸不復仕適燕薊民饑伸家居與致仕官趙徽韓造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至

是卒遼主震悼賻贈加等　是歲河北及楚海諸州水
二年遼大安三年　春正月乙卯遼主如魚兒濼　壬戌王覿
言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力辨臣謂軾之辭不過失
輕重之體耳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
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
名此大患也太皇太后深然之時議者以光庭因軾與
其師程頤有隙而發而陶與軾皆蜀人遂起洛蜀二黨
之說故覿有是疏　夏國以其故主秉常遺物遣使
來進乙丑封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
使西平王例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

論之說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書攷試官以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莊子出題　辛未傅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堯俞巖叟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光庭彈軾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　甲戌遣出錢粟賑南京貧民仍復其租賦　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卽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一時失于檢會劄付學士院知令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速依舊供職蓋從呂公著議也　辛巳詔蘇轍劉攽編次神宗御製　二月丙戌遣

發粟賑中京饑　丁亥遣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河北
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措置賑濟　賜富弼神道碑
以顯忠尚德爲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　詔施黔
戎瀘等州保甲監司免歲閱　己丑知澶州王令圖相
度河北水事張問奏乞如前議分河水入孫村口置約
使復歸東流故道從之　己亥命吏部選人改官歲以
百人爲額　甲辰遼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戶徵償法
辛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蔡確坐弟軍器少監碩
貸用官錢事落職徙知安州　是月代州地震　三月
乙卯高麗遣使貢于遼　丁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

終與冊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嘗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　已未遂免錦州貧民租　壬戌輔臣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皇帝幼沖權同聽政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衙豈女主所當御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思慮精淺非臣等所及　戊辰詔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堪知州者一人呂陶言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故有是詔　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者

夏國遣使來謝封冊　癸酉奉安神宗神御于景靈宮宣光殿　甲戌遼免上京貧民租遼主如錦州　庚辰詔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以百人爲定額　女直貢良馬於遼　是月神宗大祥范祖禹上疏太皇太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間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

故事服除開樂當置宴祖禹以爲如此則似因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從之　程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閤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臣不暇遠引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王令圖卒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

圖議時知樞密院事安燾以東流爲是兩疏言朝廷之議回河獨悍然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道雖屢變移而仍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阻彊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益北若復不止則南岸遂爲敵境彼必作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卻顧可爲寒心今欲僥幸治河而變于設險非計也文彥博議與燾合中書侍郎呂大防從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議同列莫能奪中書舍人蘇轍謂呂公著曰河決而北自先帝

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曰嘗與公籌之然回河之役遂興　夏四月丁亥鬼章使其子寇洮東　戊子遼賜中京貧民帛及免諸路貢輸之半　己丑以文彥博累章乞致仕詔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　辛卯詔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以樂壽奏春夏大旱故也　丙申遼賜烏庫部貧民帛　丁酉以四方牒訴上尚書省或冤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用范純仁之言也　己亥太皇太后以旱權罷受冊禮詔諸路監

司分督郡縣刑獄五日而雨　庚子遼主如涼陘　甲辰張舜民罷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彊臣爭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幸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加奉世者爲是過來大臣指文彥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遂賜追還以協易不遂復之義王巖叟孫升上官均韓川梁燾王覿皆以爲言不報　遼南府宰相王績卒　乙巳以布衣彭城陳師道爲徐州教授師道受業于曾鞏博學善爲文熙寧中王氏經義盛行師道心非其說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授是

職尋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至南京見蘇軾改潁州教授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非恤也　呂公著請復制科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始　遼主命出戶部司粟賑諸路流民及義州之饑　戊申御殿復膳　李清臣罷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以爲不可于是傅堯兪王巖叟言清臣竊位日久有患失之心無自立之志乞早賜罷黜上官均梁燾亦相繼論之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五月壬子朔王巖叟傅堯兪等言臣等累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

納言責難以冒居伏望降黜呂公著虛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

癸丑夏人圍南川砦 庚申遼海雲寺進濟民錢千萬 丁卯以尚書右丞劉摯爲尚書左丞兵部尚書王存爲尚書右丞 戊辰貶右諫議大夫梁燾知潞州侍御史孫升知濟州先是燾乞還張舜民臺職章十上不聽又于省中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因詣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恥而升亦劾問引燾不知羞恥等語坐朋附同貶 癸酉以胡宗愈爲御史中丞宗愈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

法畏天它日奏對僾殿帝問朋黨之說宗愈曰君子謂小人爲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爲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消因進君子無黨論　六月甲申以京西路提點刑獄彭汝礪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今所要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

辛丑以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事　壬寅有星如瓜出文昌　阿里骨遣果莊率衆竊據洮州殺掠人畜羌酋結藥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陵結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丙午授結藥三班奉職　戊

申以丁隲爲右正言隲自行新法卽不肯爲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　以祕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爲監察御史挺之始通判德州希意行市易法時黃庭堅監德安鎭謂鎭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滋銜之庭堅分寧人也　秋七月辛亥詔戶部修會計錄　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韓絳以司空致仕　夏人寇鎭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　詔府界三路教閱保甲復課利場務虧額科罰　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出提點河東刑獄初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柰何輕議變更又嘗移書蘇軾求入臺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　丙辰罷諸州數外歲貢　遼主獵丁鼎嶺丁巳出雜帛賜興聖宮貧民

戊午以遼使賀坤成節曲宴垂拱殿始用樂　庚申進封李乾德爲南平王　辛酉改誠州爲渠陽軍　壬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祿任刑部侍郎所爲不正補臣奏劾臣僚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何異姦讒可罷守本官分司南京呂公著上疏言自來大臣造膝論未嘗須具章疏

維素有人望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恐中外人情不安呂大防亦以爲言甲子詔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中書舍人曾肇封還詞頭具狀曰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必具案牘爲事今陛下責維徒日奏而已遂以爲有無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疑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不報已而公著復于便殿乞改維詞頭乃詔中書省以均勞逸意命舍人蘇轍爲之維尋以病改汝州　乙丑以左司諫呂陶爲京西轉運副使侍御史上官均爲禮部員外郎先是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緣張舜民罷職事劾陶均面欺同列不肯論救陶自請

補外上疏言杜純乃韓維之客以此媚維賈易乃程頤之死黨爲頤報怨必欲臣廢逐而後已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劾陶謂詭譎姦人託朋附以自安故陶均皆罷言職而陶獨外補　庚午遼主以大雨罷獵丁丑遣秦越國王阿璉卒尋追封秦魏國王　八月辛巳右司諫賈易罷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并逐二人又言呂陶黨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太甚爾乃止罷易諫職出外公著退

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預使人主輕言者衆皆嘆服　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是頤赴講會帝瘡疹不御邇英已累日頤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可乎翼日呂公著等始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多不悅故黜之頤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時呂公著獨相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號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

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臣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

癸未以西蕃寇洮河民被害者給錢粟死者賜帛其家

乙酉命呂大防爲西京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　丁亥孔文仲丁騭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爲國勿爲朋比　癸巳以夏國政亂主幼彊臣梁乙逋等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　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氊鉅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呧齪入

寇故也　辛丑涇原路言夏人寇三川諸砦官軍敗之

丁未熙河路言知岷州种誼復洮州擒果莊青宜結

戊申宰臣率百官表賀果莊桀黠有智謀所部精銳數爲邊患熙寧中誘陷河州神宗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爲援築洮州居之誼率衆破其城擒果莊檻送京師誼諤之弟也時二邊少靖而西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毋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

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同戈而復怨此制勝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來修貢悉如舊言　九月乙卯發太皇太后册寶于大慶殿丙辰發皇太后皇太妃册寶于文德殿　己未夏人寇鎮戎軍　庚申王覿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于是頤軾素所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所[illegible][illegible]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今執政大臣有闕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庶幾使軾不遂及于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為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說大槩不過取一二公義所共惡者以實其言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

榜朝堂明示不信讖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丁卯禁私造金箔　庚午呂公著言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輔臣及講官宴內出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于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爲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輒于尚書論語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庶便于省覽它日三省奏事畢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曰皇帝取卿所進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于學問與詩篇不同也　乙亥遼主監鑄金　冬十月庚辰遼以參知政事王經爲三司使甲申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謝表謂以忠直獲罪

而指言羣臣譏邪罔極朋黨滔天又言蘇轍特竄以告
人轍上疏自辨于是御史交章論易諂事程頤默受教
戒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乞早賜降黜詔以易已罷言職
不合于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辛卯減西京
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壬辰罷節度使以下官進
珍玩　庚子論復洮州功种誼等遷秩賜錢絹有差
癸卯劉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鄆州梁
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不撓願召
入備任使以慰公議　甲辰泉州增置市舶從戶部尚
書李常請也　丁未范祖禹乞于邇英閣復張挂仁宗

時王洙發宸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　十一月甲寅遊以特里袞耶律坦同知南京留守事　丙辰復置漣水軍　庚申獄果莊于崇政殿詰犯蹕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黠附以自贖果莊服從赦之以爲陪戎校尉遣居秦州　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三條進入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己意反復言之　乙亥以大雪民多凍死詔加賑恤其無親屬者官瘞之　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　十二月己

卯詷進以樞密直學士呂嗣立參知政事　乙酉以大寒賜諸軍薪炭錢又令開封府開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並老少給之　丙戌興龍節初上壽于紫宸殿　己丑以大寒罷集英殿宴　壬辰兀征聲延部族老幼萬人渡河南遣使廩食之仍諭聲延勿失河北地　壬寅頒元祐救令式　丙午趙挺之奏蘇軾學術本出戰國策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爲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爲矣（考異東都事略趙挺之傳挺之劾奏蘇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謗訕先帝宋史同未審即此奏中語否）是冬始閉汴口　是歲夏改元天儀治平

三年遼大安四年春正月庚戌復置廣惠倉從侍講范祖禹言也　遼主如混同江　甲寅太白晝見　己未朝獻景靈宮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闕額禁軍役五十餘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踴也　壬靚奏蘇軾長于辭華而暗於理義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宜且與一郡稍爲輕浮躁競之戒　辛酉詔廣南西路朱崖軍開示恩信許生黎悔過自新　壬戌罷上元遊幸　甲子五國部長貢於遼庚午遼免上京遺逃及貧戶稅賦　壬申阿里骨奉表謝罪詔邊將撫出兵仍能招納　甲戌遼以上京南京饑許良人自鬻

丁丑遂曲赦西京役徒　二月甲申罷修金明池橋
殿　乙酉時久陰不解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
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
可改近聞疏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
詆之至欲重加貶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
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歿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
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
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
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
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

下問呂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荅曰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又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若幾十倍民窮無告致傷陰陽之和今來所言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作聖意行下庶幾上荅天戒下全小民　丙戌詔河東苦寒量度存恤戍兵　己丑以左司諫豐稷爲國子司業揚王顥荊王頵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稷獨奏劾以爲近屬奢侈官吏奏旨宜皆糾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

太平矣不數日稷能言職　癸巳詔殿試經義詩賦人
並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　甲午遊曲赦舂州役徒
終身者皆五歲免己亥遂主如舂州赦泰州役徒　乙
巳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乞一試進士諸科及
特奏名約八百餘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御試而黜者
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雖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
意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
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
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
於令遂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主甚無謂

也今特升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它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殘民敗官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於是詔定特奏名考取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後遂著爲令　以正字劉安世爲右正言司馬光

既沒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誰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三月丙辰司空致仕康國公韓絳卒諡獻肅絳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然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淸議少之　乙丑遼免高麗歲貢　己巳賜進士李常寧等并諸科及第出身共一千一百二十二人　遼賑上京及平錦來三州饑　甲戌增新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爲期集費　乙亥夏人寇德靜砦將官張誠等敗之　夏四月戊寅令諸路郡邑具役法利害以聞　己卯遼賑蘇吉復灤鐵五州貧民

并免其租稅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以年老數辭位辛巳拜司空平章軍國事詔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出省毋拘以時別建第于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就議恩數如其父夷簡世以爲榮　以中書侍郎呂大防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范純仁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皆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于內東門小殿旣承旨太皇太后急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曰

亦非也軾曰臣雖無狀不敢自它途以進太皇太后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泣帝亦泣左右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

救溺也軾不能從　壬午以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孫固爲門下侍郎尚書左丞劉摯爲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爲尚書右丞戸部侍郎趙瞻爲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韓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對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爲未允耳　遼賑慶州貧民乙酉減諸路常供服御物　丁酉遼立入粟補官法癸卯遼主西幸時耶律儼爲樞密直學士召使講尚書洪範儼儀觀秀整遼主數對羣臣稱其才俊　五月丁未中書舍人曾肇言昨奉使契丹還至河北竊聞朝廷命王孝

先開孫村口減水河欲為引河之計詢之道路皆云見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係黃河退背地分恐難成功當河北累年災傷之後未宜有此興作伏望聖慈要下水官及河北路監司公共講求不至枉費民力要招後悔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其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

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没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縱憤已積一發其禍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安民邛州人

也　諫議大夫王覿疏言胡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
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爲比朋內
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職與外任差遣翼日呂公著言覿
若止爲論列宗愈便行責降必不協衆情未敢行下後
二日公著與呂大防范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意
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謂朋黨甚多宜早
施行以臣愚見朝臣本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
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
者皆指爲朋黨昔慶歷時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爲執政
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

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所降貶諸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趙挺之楊康國亦言不當因論人而逐諫官乞追寢罷覿之命不聽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辛亥遼主命燕國王延禧寫尚書五子之歌　時以炎暑權罷講癸丑侍講范祖禹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它日之治亂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

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　乙卯遼賑祖州貧民丁巳詔免徙役終身者五歲免之己未賑春州貧民　癸亥漢東郡王宗瑗卒　丙寅遼禁挾私引水犯田　六月丙子朔詔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錢如願投募者聽仍免本戶身役不願投募者速召人替　庚辰遼主駐散水原　癸未詔司諫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倣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資序歷一年者爲之　丁亥遼命燕國王延禧知中丞

司事以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哥里知右伊勒希巴以知右伊勒希巴事耶律鄂嘉同知南院樞密使庚寅北院樞密使耶律頗德致仕　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期于必成范純仁乞寢前命以杜希合尚書王存等亦言孝先初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且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遣使覆案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契丹

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入汴豈無黃河爲阻況今河流亦未必便衝過北界也太皇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　辛丑夏人寇塞門砦　劉安世言胡宗愈操行汙下毀滅廉恥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乞特行罷免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